

# 比較哲學視域下的 天道、人性和自然

——方東美天人關係思想探賾

■ 李安澤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

## 一、「融貫型」與「分離型」： 中西形上學的範型

天人關係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一直是一個處於焦點意識的問題。漢代思想家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成為中國歷代哲學家服膺的至理名言。然而，天人關係向來是一個聚訟紛紜的領域。儒家創始人孔子對於這一問題採取了「子罕言：天、道、性、命」的態度。這種模糊的見解為後世儒家學者留下了多重闡釋的維度和空間。古典儒家不大重視或回避直接探討「天道」、「性命」這樣玄遠的形而上學命題，並不表示這些問題不重要或無足輕重。實際上，天道論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發揮著範導性的至上原理的作用。

在中國現代哲學重建的思潮中，形而上學的重建是一個主要的趨勢。現代新儒家學者大都傾向於從形而上學的路徑來探討和認知中西哲學的

根本精神，也是他們據以從事中西哲學比較的中心論域。這也意味著中國古代的哲學中的天人關係問題再次成為中國現代哲學重建中關注的焦點。

中國當代文化學者包括當代新儒家在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中，得出了一個幾乎普遍認同的共識，即傾向於用「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這兩種超越性的劃分作為中西哲學精神的根本分野。他們認為，西方哲學的「超越性」屬於「外在超越」，而中國哲學的「超越性」則屬於「內在超越」。他們所說的「外在超越」，是指西方古希臘哲學、基督教神學乃至近代康德哲學等所代表的西方哲學的超越性思想。其實質是將一種外在於人的終極性的目標和

理想境域作為宗教信仰和哲學探究的對象。西方這種外在超越的宗教信仰與其理性主義的傳統相偕並行。而所謂的「內在超越」主要是指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國傳統哲學，「天」所指稱的至高無上的神聖和超越之境域往往並不超離於此生此世的現實領域。這

**摘要：**天人之際是中國古代哲學探究的重要論域。方東美在中西會通的理論視域下對天人關係的思考，無疑豐富和深化了這一命題的思想內涵。方氏從中國文化的本位立場，認同並肯定中國傳統的以「天人合一」、「圓融和諧」為特徵的「融貫型」思想，而對西方以「二元對立」、「神人相分」為特徵的「分離型」思想表示貶抑和拒斥。可見，他所刻畫和提供的中西天人關係的思想境域，是一個截然對立的理論圖式。可以說，方氏的天人關係之論，已經深入到中西思想文化的核心，但他傾向於強調和誇大中國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優勢。其立足於本位文化立場，因此可謂一種典型之論，但又難以避免其理論的局限。

**關鍵詞：**天人合一；神人相分；天人之際

種「天人合一」的思想趨勢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影響極為深遠。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始終與人文主義的倫理文化互為表裏。這也說明，當代學者對於中西文化異質性的根源的認識，產生了一些趨近或趨同的見解，可謂所見略同。只是現代新儒家學者對於東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梵我一如」的內在超越的思想傳統更多地抱持了一種認同和肯定的態度。

方東美作為較早提出這一問題的中國哲學家，對此作了集中而系統的理论闡釋。他本人偏向於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其理論觀點可謂一種典型之論。他自承，其哲學研究採取形而上學的路徑。他提到的世界其他民族的形上學系統有古希臘、印度和近歐的系統。<sup>[1]</sup>他將中國的「天人合一」與印度的「梵我一如」的傳統理解為「內在性」與「超越性」的結合，統歸為一類，作為他所謂「超越」型態的代表。而古希臘和近代歐洲的形上學則作為所謂「超絕」型態的代表。<sup>[2]</sup>可見，方氏對於中西形上學「超越」與「超絕」型態的剖分，與當代學者通常的「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的界定，基本接近或等同。方東美傾向於認同和肯定中國哲學「超越」型態的形上學，而對西方「超絕」型態的形上學表示貶抑和摒棄。他認為，西方「超絕」型態的形上學，根源於二元對立的思想方式，將宇宙視為「兩極二分」狀態，整個世界呈現為二元對立，因而產生了世界統一性的理論難題，導致形而上的價值理想與形而下的現實領域的懸隔不通。<sup>[3]</sup>西方哲學由於執持一種，主客對立的理性化的、概念化的思維方式和二元對立的思想模式，傾向於對諸如本體與現象，自然與超自然，主體與客體，價值與事實乃至一切問題的探討，都陷入二元對立的境地，而莫得其解。由這種思維模式提供的世界圖式是一個分裂的、矛盾對立的世界，其中人物對峙，人與人鬥爭，人與自然分裂，乃至人與整個世界都造成了矛盾對立。而居於核心的人與神的關係也是對立、鬥爭的狀態。他所認可的則是中國哲學「內在超越」型態的形上學，也是他認為唯一正確與合理的型態，相對於西方「超絕」型態的形上學，具有其無法比擬的優越性。這是因為，中國「內在超越」型態的形上學，摒棄了西方二分法的

理論方法，由是得以觀照和把握世界的全體和整體的境域，從而可以克服西方哲學「二元對立」的理論難題。在他看來，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是一種整體性、綜合性、融貫性的思維方式。由是派形上學觀之，人與神明，人與人，人與一切萬有乃是交融互徹，密切關聯，和諧統一的關係。其中，人與天地、神明處於一體融通的境域。<sup>[4]</sup>方氏由此斷言，西方「超絕」型態的形上學，乃是一種病態的思維模式，而只有中國哲學「內在超越」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方式，才可以解決其根本的理論難題和弊端。

方東美從中西哲學對比的視域，著重批評了西方哲學二元對立模式的缺陷，將其歸結為「和諧」的重要性被忽略和曲解，而典型的中國哲學恰是深體廣大和諧之道，體現為圓融和諧的生命精神，因而他對西方以矛盾衝突為主要的思想型態採取摒棄的態度。在他看來，與西方「超絕」型或所謂「分離型」形上學相比，中國的「內在超越」的、「機體主義」的或所謂「融貫型」形上學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優點：其一，西方哲學由於採用「二分法」，人、神、自然乃至一切問題的討論都被放在分割的、孤立的理論系統內來解決，結果整體的世界被分割為互不融通的局部領域，宇宙上下層境界的聯繫尤其成為問題。而中國機體主義形上學，由於注重機體的統一，卻可以避免「二分法」的缺陷，形成一個「旁通統貫」的理論系統，由一個整全的視閥透視宇宙、人生的全體。根據這種機體主義形上學的觀點，神、人、世界乃至一切問題都被置於旁通統貫的系統內得到理解。<sup>[5]</sup>其二，西方哲學中的自然觀，由於執著於二分法，整全的自然界被截然二分為初性與次性，使得人與自然對立；而中國哲學的自然觀卻足以克服西方科學主義的偏執，而追求一種廣大圓融的觀點。中國人的自然觀念，不僅是物質世界，也是精神世界，是二者渾然一體、融會貫通的生命境界，人與自然之間是交融互攝的和諧關係。<sup>[6]</sup>其三，西方哲學認為人性具有先天的原罪，人唯有仰賴上帝才能得救。而中國哲學則相信人性本善，盡人之本性即可上參天道，於現實世界即可完成最高道德。其四，西方「超絕」型的形上學導致了價值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隔

絕，它一方面產生了真善美的價值世界無法與下層世界溝通的問題，另一方面則產生價值中立主義無法安頓價值的問題。而中國哲學的機體主義形上學則視宇宙一切萬有都具內在價值，因此在價值理想與現實世界之間沒有鴻溝，它是即理想即現實主義，或即現實即理想主義，就是肯定在現實世界就可以實現完美理想。<sup>[7]</sup>要之，中國哲學的「超絕」型形上學，以其廣大和諧與圓融無礙的精神，適足以克服西方二元對立思想的矛盾困境，它所代表的圓融和諧的智慧和精神，是世界上唯一不受「惡性二分法」思想侵蝕的文化生命，具有西方「超絕」型形上學無法比擬的優越性。

## 二、中西宗教中的神、人關係

天人關係或者神、人關係問題構成了中西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理論領域，也是中西宗教、哲學經常討論的問題，涉及人與神、人與世界乃至人與社會等多重關係。在方氏看來，宗教乃是人藉以表達對神明虔敬之心的精神生活方式。人通過宗教發展了與神明的「內在融通」和人類之「互愛互助」關係以及人與世界的「參贊化育」的關係。他認為東西方文化中的宗教觀念的差異，不在於是否承認神明的存在，也不在於是否認可神明的存在的地位及作用；而主要在於如何發展與神明的密切關係之途徑上的不同。西方宗教中的自然神論由於二分法的思想方法，導致人與神明之間的溝通產生嚴重困難，故為方氏所不取。他比較讚賞的是泛神論的觀點。可見，他傾向於肯定和認同東方「泛神論」的宗教觀念，而對西方的自然神論的宗教傳統表示否定和摒棄。

方東美從歷史發展的視角考察了西方宗教傳統的形成和演化。在他看來，希臘哲學與希伯來宗教的結合不是偶然的。由於古希臘哲學無法實現形而上的價值世界與形而下的事實世界的上、下界的溝通，從而實現其價值學統一，古希臘哲學乃將哲學轉化為宗教神學，希望依靠上帝的精神權力，來重新實現這個分裂的世界的綜合、統一。從這一意義來說，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理性主義哲學為西方接受其神人相分的宗教觀念提供了理論的基礎。因此，他斷言，正是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

共同努力，才使得西方接受了把自然與超自然分開的希伯來宗教思想。<sup>[8]</sup>而希伯來的宗教精神是歌頌永恒世界，對現實的自然世界頗有不屑之意。中世紀神學是在古希臘哲學的間架上接受了希伯來思想，基督教思想的重心還是建立在永恒世界上。上帝和天國是超自然的、高高在上的存在，而人則匍匐在下，這樣便造成了對塵世和人性的貶抑。<sup>[9]</sup>

方氏由此斷認西方宗教傳統源於希伯來宗教的遺傳。他認為，西方的希伯來和基督教的宗教傳統，主要是自然神論(Deism)。這種「自然神論」的宗教，由於二分法的思想方法，實際上主要是一種理性化、概念化的思維方式的運用，神明乃成為「超絕」的存在。西方的自然神論將神的存在置於遙不可及之處，隱於無形的至尊至聖和遠超塵世之所，從而導致人與神明之間的溝通產生嚴重困難，乃至於神性無法用理性來說明。再有救贖說與原罪說的觀念，神的天國終於被推到遙不可期的將來。在這種宗教傳統中，神明的存在居於壓倒性的絕對勢力，它所代表的神聖界「全然異於此世」。<sup>[10]</sup>這種神聖對象不僅超離於一切熟悉事物而成為「超自然界」，並終將超離此生此世而提升為「超越世界」。簡單地說，神和人類與世界的關係完全是「超絕」、「疏離」的狀態。方氏將「猶太—基督」的宗教傳統歸結為幾個要素，即過分強調「受造物意識」而引發的：(1)由人類虛無而生之宗教的敬畏感；(2)由神明超強權勢而生之宗教的自我棄絕感；(3)由遺傳原罪而生之迫切需要的他力救贖。依據這種極端的自然神論所見，神是高居皇天的至尊，它對低處凡俗的人與世界毫無助益。因為人間一切終歸虛無，正如俗謂「神明高居皇天，人間萬事皆非」。<sup>[11]</sup>方氏認為，這種自然神論的神明觀念由於被武斷地視為與一切事物完全疏離，而這種終極的疏離已使人與世界陷於虛無，它造成了人與神，人與他人，終至人與自我之疏離，故為他所不取。

方氏所看重的則是撇開這種宗教的原罪觀念不論，而由人的形象來看神，因此人逐步成為與神同樣偉大的存在。他將東方文化中的這種宗教觀念歸屬於泛神論(Pantheism)的傳統。方氏稱，這種在人性天賦的偉大中實現神性本質的方式，正是



東方宗教的偉大成就。<sup>[12]</sup>然而，這種為方氏所認同的泛神論的立場，在西方宗教傳統中則屬於異端，而在東方宗教中卻佔主流地位。方東美將泛神論與自然神論相對比，進而指出：與自然神論中的神是超絕的存在不同，泛神論肯定神明普遍照臨世界，確認聖靈寓居人心深處。從其思想根源來說，泛神論由於未曾遭受二分法的析事言理之流弊，故能體驗聖靈親在，從而不與神明疏隔。方東美將《奧義書》的「梵我一如」的宗教哲學與孔子以及後世儒家基於宗教的虔敬精神而表達的對於天地萬物一體的終極關懷看作泛神論的例證。他認為，從理性的立場來看，泛神論與哲學精神較為相契。泛神論的觀點雖然將神明的本質遠超一切經驗界的限度，但仍能以其又超越又內在的價值包涵萬有，扶持眾類，深透人與世界之中。因此，泛神論的神實質上乃是以理性解說的哲學上的神。不僅如此，泛神論將理想的神明與現實的人間世連接起來，人與神明之間存在符應關係。在中國哲學裏，以人性源於神性，人性受稟於天道，人的自性中即賦有神性，而此神性也就是具有無限創造力的天道。由此，人性被賦予了創造性的神奇。尤其是神明、天道被看作是無窮無盡的創造性本身。而在此之外或之上，並不存在至上神或創造主。因此，中國哲學對於神與人性的瞭解，是直接地來自於直觀的體驗，以神作為人性至善的根源，而不是將神作為概念化的、對象化的或超驗的存在。他指出，這是中國哲學中神的觀念與西方宗教中神的觀念的根本分歧所在。中國哲學諸家由是都承認並致力於人性偉大的實現。<sup>[13]</sup>總之，在中國文化中，人與神、世界都結成一體相通的和諧整體。人的「疏離」問題尤其是人與神的「疏離」問題因而被克服與根除。

### 三、中西哲學中的自然、人性觀念

方東美對中西文化中自然觀念的理解和認識，與他對中西哲學的總體觀點是一致的。他提出，由於中西哲學在思想方法上存在著「主客二分」與「主客合一」的根本分歧，表現在它們對於外部世界的認識、理解的方式上，也是截然不同。西方「分離型」的思想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而中國

的「天人合一」思想卻有助於人與自然的和解。這是方東美關於中西哲學的宇宙論的基本觀點。由此，方氏對西方物質的、機械的自然觀念提出批評，而對中國哲學的自然觀念表示認同。一般的見解將西方近代源於分離型思想產生科學與物質文明的發達，正是西方文化的優點與長處。而方氏卻顯然對這種奠基於科學的宇宙觀大有不屑之意，稱之為「科學唯物論」。他從其價值中心論的觀點，認定科學的宇宙觀把物質的機械系統當作人生的全部環境，產生了以偏概全之弊，反而不能促使人與自然的融合。相反，在中國哲學裏，宇宙既包括物質世界，又包括精神世界，是物質與精神渾然一體、浩然同流的生命境界。在這個整體的、綜合的宇宙中，人與自然是一體相通、相互融合的和諧關係。<sup>[14]</sup>

他從分析西方主客二分的思想方法入手，剖析和檢討了西方文化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自然觀念的疑難和問題。他認為，在西方文化中，科學所依據的主客二分的分離型思想，必須先確立一個基本的假設，就是主觀的分離型思想必須趨向於客觀的分離的實在，主體通過符號的運用設法實現與表達和客體對象的一致。但是，這種主客二分的分離型思想由於其固有的主客二分和內在的二元對立性，經過辯證邏輯的運用，其勢不能不陷入矛盾境地。這樣，在主體與客體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一條永遠無法逾越的鴻溝，客體對象終限於主體所能把握的範圍之外。方氏認為，西方近代科學現象主義的理論根源，導致科學的發展局限於現象世界，而對於現象世界背後的價值與意義採取中立態度而不聞不問。它產生的一個直接後果是，科學將自己的領域集中於對物質世界和自然事物的研究。方氏著重批評了自然科學中初性、次性的二分法，認為這種二分法是使得人與自然對峙的方法論的根源。根據這種二分法，主觀與客觀之間永遠睽隔，尤為嚴重的是，人的存在被忽略了。價值的失落導致對人的存在的輕忽。從哲學理論上看，西方思想由於二分法的問題（在科學思想則是初性、次性的二分法），導致科學的思想系統成為局限於物質世界的自然界或分殊的「孤立的思想系統」，產生了科學的自然理性與宗教的神聖理性



的脫節，自然界與超自然界的對立，知識與價值的分離，乃至科學與宗教、哲學之間的相互限制與隔絕。<sup>[15]</sup>約而言之，在西方的自然觀念中由於其內在的二分法，對於萬物的整全性與生命力的忽視，全體宇宙被分割為自然與超自然，很難融合為整體。自然又被分割為初性與次性，很難統一。因此，在西方，人與自然常呈對立、交鋒狀態，而永難和諧一致。

方氏認為，與西方物質的、機械的自然觀念不同，中國哲學中的自然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域。他因而也將中國的自然觀稱之為「萬物有生論」，而稱西方的自然觀為「萬物無生論」。中國哲學不承認有超自然的力量，自然本身就是無限的創造性，肯定人與自然都是由這種具有無限創造性的「生元」所發，因而人與自然之間沒有任何隔閡。人的生命與宇宙的生命是一體貫通的境域。與西方的自然觀念相比，中國哲學強調的自然不是乾枯的、物質的機械系統，而是宇宙生命的流行，以其生機充滿了萬物。其中，物質條件與精神現象融會貫通。因此，不能將自然僅當作征服與宰割的對象。另外，中國哲學也反對將自然視為矛盾、對立的場所。相反，自然通過人的創造活動和精神作用，成為體現精神自由和價值實現的領域。中國人通過對生命的妙悟將自然中板滯的物性點化了，將數理化時空觀念的滯礙性化除掉，使其呈現出空靈沖虛的妙用來。因此，中國人眼裏的自然本身就是一個和諧的體系。最後，與西方的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的價值中立化的自然觀念相比，中國人則將自然視為一個價值領域，其中充滿了道德性和藝術性。古希臘人講到價值實現，總認為須先脫離物質世界，才能歸趨上界神域。近代歐洲人從科學立場將物質世界視為價值中立的領域，而價值觀念則必須另設一個超越領域來處理。可見，西方人的自然觀念與價值理想是脫節的；而中國人的自然觀念，因為視自然為生命流行的境界，一切至善至美的價值理想均可在自然的生命流行中實現。因此，其自然觀是一個道德的園地，又是一個藝術的意境。自然在中國哲學中是本體至真之境，又是一切價值之源。故此，它正需要通過人的協調一致的努力，將其發揚光大。<sup>[16]</sup>

方氏還進而考察了中西人性論的差異。方氏由其哲學的基本觀點，認同於中國哲學對於人性的根本觀點，而對西方的人性學說則持基本否定的態度。他認為，中國哲學將人性的至善歸源於神性。因此，從神性起源或創造性的價值統會的「奧米伽點」來看，人作為神性精神的具體化身，具備了懿美的善性，是充實完備與珍貴無比的存有和宇宙創化的參贊者。而西方哲學對人性的看法，或囿於宗教的成見，或限於二元論的錯誤，人性被分裂為極不相容的兩個方面，如古希臘奧菲派的宗教以人類為兩種神力即善神與惡神合成，源於基督教傳統的原罪說產生根深蒂固的先天性惡論。在他看來，西方人的性惡論和對人性的鄙視，導致了以人世為罪惡淵藪，而要求超離的人生態度。而對於純正的中國人來說，他們的人生態度總是立足於此生此世，是入世的而不是超離的。方氏本人堅信人性本善的思想，對於西方貶抑人性為先天性惡的學說根本否認。對古希臘哲學視物質世界與肉體為罪惡的淵藪的理論不以為然。對於蘇格拉底以人生為「實踐死亡」的說教深致其疑。<sup>[17]</sup>即便是對於西方理性主義者，他也以為其思想摻雜了宗教動機，以歸向天國、皈依他世為人生歸宿，表明他們的人生歸宿總不在此世，而在彼岸世界。方東美強調指出，現代世界中的人與神、人與他人、人與世界乃至人與自然的「疏離」問題的根源，即是由於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識或先天的罪惡感。他主張，這種「疏離」問題，應由誠明的良知意識加以克服。因而他稱讚中國哲學中的人性論，純以哲學思想為根源，而不夾帶宗教的色彩，從而在思想上擺脫了先天性惡論的困擾。

#### 四、方東美天人關係思想之評估

可見，方東美關於中西文化中天道、自然與人性等問題的思考與探討，將其歸結為「天人合一」與「二元對立」思想的分歧。他所刻畫和提供的中西天人關係的思想境域，是一個截然對立的理論圖式。他自陳其哲學主旨就是「欲憑藉我廣大悉備，圓融和諧之中華智慧，向彼處處不脫二元對立，時時陷入困惑疑難，在在表現槪裂型態之西方思想方式，展開挑戰。」<sup>[18]</sup>方氏認為，西方文化的

二分法，導致其思想陷入了分離型態和「孤立的」思想系統，造成了科學、宗教與哲學之間的分隔與限制，終致人與神、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乃至人與世界的對立，即他所謂的「人的疏離」問題的產生。而中國哲學「天人合一」思想提供了一幅天人之間契合無間的完美圖景，它恰是西方二元對立思想的一劑解藥。在此，方東美從中國傳統哲學的本位立場和價值標準，視西方哲學二元對立形態為病態的思想而嚴加排拒。要之，方東美對中國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示推崇和認同，而對西方文化的「天人相分」、「二元對立」思想表示貶抑和拒斥。

可以肯定的是，方氏對西方「神人相分」或所謂「超絕」型態的哲學的批評是深刻而富有洞見的，也確實將西方外在超越思想的內在矛盾和弊端揭示出來。

同時，他對東方「天人合一」思想或所謂「融貫」型的哲學的某些優點也頗能同情的理解或欣賞。尤其是他從形而上學的層面著手，以天人關係為題，也確實將中西哲學文化之間深刻的異質性揭示出來。但是，他以西方哲學、文化的「二元對立」、「神人相分」的「二分法」思想存在某些方面的理論困難或問題，便斷認其為病態而在克服之列；以中國哲學、文化「天人合一」、「圓融和諧」的「融貫型」思想存在某些方面的優點，而忽略或有意迴避其另外方面的不足，則容易造成理論的偏見。

就中西宗教、哲學中的神、人關係而論，方氏認同東方宗教「天人合一」、「梵我一如」的泛神論的神明觀念，認為人與神明是一種密契融通的關係。相反，他對西方希伯來—基督教傳統中的神明觀念則持貶抑和拒斥態度，認為這種「自然神」的觀念造成了神、人關係的隔絕或「疏離」。他站在東方文化的立場，對西方宗教傳統中的矛盾和問題的剖析和揭示，確曾觸及要害。但是，方氏本人由於偏向肯定「天人合一」思想的優點，而對其弊端與缺點卻缺乏照察和充分認識。天人合一思想固然有「天人一體」的整體觀念，能夠對西方二元對立思想所產生的「孤立的系統」有糾偏的作用。中國哲學「天人合一」的思路固然肯定了「人」可

以上通於「天」，它在「人」的有限性與「天」的無限性之間架設了一道溝通的橋梁。但在這種思想中，由於過份地強調「天」與「人」的「合一」、「不二」，而導致「天」的無限性的失墜，以人的有限性領域來取代「天」的無限性領域。「天人合一」的命題長期地被簡單地歸約為同一於高高在上的宗教意義的「上天」，或僵死的道德意義的「義理之天」，人遭受到來自代表整體性的「天」、「天理」的勢力的壓抑甚至奴役。

同樣，就中西文化中的自然觀念來說，方氏認同和讚賞東方「主客合一」的自然觀，而否認和摒棄西方「主客二分」的自然觀。方氏基於中國「天人合一」的觀念和立場，他對西方物質的機械的自然觀念的批評，暴露了西方主流的科學的宇宙觀的內在矛盾和問題。但是，但這也並不能證明方氏所立論的根據就確實可靠。因為正是這種以「二元對立」為特徵的西方思想文化，開啟了世界範圍內的、廣泛的現代性思潮。我們不能因為它所暴露出來的某些明顯缺點和弱點，就全盤否認它的突出的優點。「天人合一」思想固然有「天人一體」的整體觀念，能夠對西方二元對立思想所產生的「孤立的系統」有糾偏的作用。但是，「天人合一」思想因為缺少分析的方法，卻存在著嚴重的籠統不分的弊病。它導致歷史上中國文化中科學思想的長期滯後，並引發一系列嚴重的問題。

再者，就中西文化中的人性論問題，顯見方氏將東西文化中的性善論和性惡論完全對立起來。方氏強調人性的價值本善自足，不同意將外在的神性作為人性的價值來源，或將人性看作相對性、有限性的領域，也不同意用外在的科學的方法來把握和理解人性。這種人性論固然是發揮了中國傳統人性論的主流思想，它強調的是人性的理想性、可超越性和潛在的可完善性，但它對人性的局限性、給定性和現實的有限性顯然有所忽略。

毋庸置疑，方氏從中西文化的全域對天人關係的考察，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這一論題的思想內涵，也將這一論域的探討推進至前所未有的理論境界。而且，方氏對於西方文化的批評確實是深刻的，真正觸及了西方文化的核心。他對中國文化「天人合一」思想也頗能同情的理解。可以說，方



氏的天人之論從本位文化立場出發，已然將中西哲學、宗教之間的深刻的異質性、歧異性的理論焦點深刻而清晰地揭露出來。但是，他傾向於強調和誇大中國哲學「天人合一」思想的優勢，尤其是對這種思維模式的弊端缺乏足夠的照察與論析，其理論又難免本位文化立場的局限。

The Notion of Heaven, Human and Nature with a Comparativ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Thome Fang’s viewpoint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eaven And Huma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Li Anz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scours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Heaven and Human is a most important realm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Thome Fang’s thought on this issue with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s a whole, has promoted the research and enriched its content. Adhering to a position of a native culture, Fang approves and appraise Chinese integrational thought characteristic of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or “Comprehensive Harmony”; whereas, he disagrees and rejects Western segregational thought characteristic of “Division of God and Man” or “Binary Opposition”. In fact, Fang takes that Chinese integrational thought is superior to Western segregational thought ;not only it is sufficient to issue a challenge to Western philosophy, but also it is the only remedy to solve th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Clearly Fang takes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on Heaven, Nature and Humanit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ought of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and “Division of God and Man” or “Binary Opposition”. Thus, he supplies a directly opposite mode of theoretical patter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Conclusively, Fang’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eaven and Human, has deeply reached the cor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Nevertheless, he tends to emphasize and exaggerate the advantage but neglect and avoid deliberately the disadvantage of Chinese thought of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His theory is within the limit to the position of the native culture.

**Key words:**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 Binary Opposi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Heaven and Human

- [1]方東美，孫智燊譯：《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9頁。
- [2]同註[1]，第19-20頁。
- [3]同註[1]，第20頁。
- [4]方東美：《生生之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7頁。
- [5]同註[4]第六章，《從比較哲學曠觀中國文化裏的人與自然》。
- [6]方東美：《中國人生哲學》，第二章（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宇宙論的精義》。
- [7]同註[1]，第21頁。
- [8]同註[4]，第217頁。
- [9]參見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1頁。
- [10]同註[4]，第275頁。
- [11]同註[4]，第276頁。
- [12]同註[4]，第279頁。
- [13]同註[4]，第280頁。
- [14]同註[6]，第93-94頁。
- [15]同註[4]，第221-222頁。
- [16]同註[4]，第231頁。
- [17]同註[4]，第216頁。
- [18]方東美，孫智燊譯：《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上冊）（台灣成均出版社，1984年），自序。